



教育戏剧与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结合的方法路径

Methods and Paths for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Drama in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韦玫竹¹

WEI MEIZHU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35133202@qq.com

黄斌²

HUANG BIN

Faculty of Art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49659899@qq.com

Received: 24 March 12, 2024/ Revised: 17 May 2024 / Accepted: 27 May 2024

摘要

2022 年中国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 2017 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以培养语文课程核心素养为目标、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课程内容，以实践性情境培养语文综合能力等课程改革导向，中国中学语文教学面临新的要求与挑战。另一方面，“新课标”强调跨学科学习，教育戏剧概念首次写入国家课程标准。理论和研究实践显示，教育戏剧适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并能适应新课标要求，推动语文课程的改革。本文旨在阐明“新课标”为“中学语文教学”与“教育戏剧”的融合提供了依据，在辨析“教育戏剧”概念的基础上，主要从语文课程内容围绕“学习任务群”组织的“整合性”、“新课标”中强调的语文教学活动的“情境性”“实践性”三个维度，寻求用教育戏剧的方式开展中学语文教学的逻辑切合点以及实施路径。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学；教育戏剧；新课标；整合性；情境性；

ABSTRACT

In 202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issued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 which,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2017 edition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 further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t organized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round learning task groups and guided curriculum reform towards practical situational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Chinese language abilities, presenting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teaching Chinese in secondary schoo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drama into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Both theory and research practice show that educational drama is suitable for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can meet the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thus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how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provide a basis for integrating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Chinese" with "educational drama."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drama," it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content organized around "learning task groups," and the "situation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eaching Chinese activities emphasiz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It seeks to find the logical connection point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conducting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hrough the means of educational drama.

Keywords: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ducational Drama;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Integration; Situational

引言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是国家意志在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中的最高体现。中国“语文课程标准”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1904 年，即“中国语文”单独设科（陈亦桥，2021:63）。本研究所基于的中国语文“新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特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印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及 2022 年 4 月印发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两份语文课程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教育部，[online]，2022）中国语文课程的新导向。

新课标“在 2011 年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于泽元、马祝敏，2022：84），包括课程目标的变革：课程取向上以素养为本位，打破单一的“知识中心”观，强调知识、能力、价值和情感的融通；课程内容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将知识整合视为素养生成的重要条件，要求在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上实现课程内容与形式的新整合；学习方式的变革：强调实践是素养生成的必由之路，要求育人与学习都以实践为中心等等。在此基础上，新课标确立了以培养语文课程核心素养为目标、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课程内容，同时以实践性情境来培养语文综合能力等课程改革的新导向。从“整合”的角度来看，新课标的“跨学科”特性令人瞩目，容维东等（2022：18）指出：“跨学科学习是指打破学科界限，将课程的各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整合各学科知识、视角和思维方式等，综合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而让学生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学习。”新课标既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又从跨学科的角度为改革指出了思路：将教育戏剧与中学语文教学进行融合。

一、基于“新课标”的中学语文与教育戏剧跨学科融合

（一）研究背景

“教育戏剧”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概念，现代将戏剧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可追溯到 1911 年，英国小学教师 Harriet Finlay-Johnson 在著作《教学的戏剧方法》(Dramatic Method of Teaching) 首次提出了“戏剧化教学方法”的概念。经过 Caldwell Cook 的“游戏化戏剧教学法”、Winifred Ward 的“创造性戏剧”(Creative Drama) 与“儿童剧场”(children's theatre)、Peter Slade 的“儿童戏剧”(Child Drama)、Richard Courtney 的“发展性戏剧”(Developmental Drama)、Dorothy Heathcote 和 Gavin Bolton 的“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 与教育剧场 (Drama in Theatre) 等一系列重要教育戏剧专家富于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后，教育戏剧逐渐形成两大主流范式，即“以英国为代表的通过戏剧来开展各科课程的融合性教学方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以专门的戏剧课来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单科性教学方式”(付钰，2018：25)。1992 年，英国议会 will 将戏剧纳入英语课程学习领域，1994 年，美国国会 will 将中小学戏剧教育规定为国家核心课程，2000 年，台湾地区 will 将表演艺术(含戏剧)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香港教育署在 1989 年就计划全面推广学校戏剧，1994 年成立了香港教师戏剧会，推动本土学校开展教育戏剧活动。上述国家和地区将教育戏剧纳入官方课程体系，是对教育戏剧课程独特功能价值的确认。

在中国大陆，1984 年，中央戏剧学院孙家琇教授最早向大陆学界介绍了“教学戏剧”，1997 年上海剧作家李婴宁老师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教育戏剧”这一概念，成为大陆推广“教育戏剧”第一人。2015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戏剧列为学校美育课程的一个门类，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在进入中国大陆学术视野三十余年后，“教育戏剧”终于在 2022 年被写入国家课程标准，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2022：89-90)中，首次出现了“教育戏剧”“教育剧场”等概念。要求教师了解“教育戏剧”等相关理论知识、根据示范案例，自行设计并组织戏剧化的课堂学习活动，如进行语文、历史或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的创造性学习活动。在新课标的表述里，“教育戏剧”与语文课程直接关联，语文课程成为开展教育戏剧的首选课程。欧洲学者采用实证研究(付钰，2018：46-47)，论证了教育戏剧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巨大促进作用。研究测试的核心素养包括 5 种能力：使用母语交流的能力，学会学习的能力，人际交往、文化交往及社会性能力和作为合格公民的能力、进取精神、文化表达的能力。这五种能力恰与中学语文核心素养的指向相契合。

从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来看，教育戏剧可以应用于所有学科教学，但从教育戏剧的上一级母体学科戏剧的语言本质来看，与学习语言的课程、尤其是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构建主体人格的语文课程相结合，其影响效率更高，发挥作用更大，教育价值上也有更多的开掘空间。“新课标”

指示的语文课程改革新方向,以及“教育戏剧”在“新课标”中与语文课程的密切关系,需要我们关注中学语文与教育戏剧跨学科融合的问题。

另外,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华语研究世界,“教育戏剧”都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本文综合徐俊(2017: 53-54、2020: 86-94),王毅(2019: 14-15),池夏冰(2020: 18),付钰(2018: 64-65)四位学者对教育戏剧的定义,考虑到教育戏剧理论概念相对传统戏剧教育的殊异性,教育戏剧内部“学习媒介论”与“艺术学科论”的融合性、教育戏剧各流派概念体系的综合性、中国基础教育环境中开展教育戏剧的复杂性,在研究中采用以下教育戏剧概念:

教育戏剧是将戏剧作为教育手段,促进个体发展的教育方式。作为教育手段的戏剧包括非表演成分的戏剧和表演成分戏剧,两者都能够在教学活动中发挥教育功能。戏剧的本质是创造性的模仿活动,教育戏剧的教学组织围绕生成创造性的模仿活动展开。

教育戏剧的英文译名参照徐俊(2014: 36)的观点,为“Educational Drama”。

在此基础上,对中学语文教育戏剧教学的研究,就是指在中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对将戏剧作为教育手段,促进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二) 研究综述

“教育戏剧”进入中国国家课程标准,标志着“教育戏剧”作为育人方法的独特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已经得到确立,教育戏剧是一种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教师可以借助这种方式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建构综合性的学习场域。一方面,新课标直接提示了“教育戏剧”与语文课程结合的适切性、必要性,另一方面,教育戏剧与语文课程结合的研究成果格外丰硕,在“新课标”颁布以前,许多研究者已经为教育戏剧在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本土化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案例。截至2022年11月,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教育戏剧”+“语文”作为关键词查询,共有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报纸等研究成果304篇,这还未包含以“戏剧教学法”“教育剧场”“创造性戏剧”“戏剧教育”等“教育戏剧”的其他表述方式为研究内容的相关文献。

对中国中学语文教育戏剧教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戏剧对语文教学的价值与功能性研究。从宏观和策略层面,结合具体实践案例,讨论如何将教育戏剧融入语文教学之中。黄爱华等(2009: 108)认为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的整合可以落实在通过学习戏剧文学作品实现教育戏剧与语文学习的双赢,以及语文教学中渗透入戏剧的方法两个层面,张明月(2012: 43-63)认为从课本剧、香港国文苹果(APPLE)教学法、台湾读者剧场和日常实践四个方面可以促进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的整合。于婧(2014: 37-38)认为戏剧教学法在我国大陆本土化的融合障碍有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环境和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专业知识等因素。池夏冰(2020: 288)构建了“参与-描述-阐释-反省”的语文学科教育戏剧文化体验教学模式,为推进教育戏剧本土化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二,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内部要素整合策略研究。主要是将教育戏剧运用于中学语文教学中特定教学内容、对象的实践研究。运用实践可按学段分为初中、高中,按文学体裁或文本类型

分为小说、戏剧、叙事类文言文教学，按活动类型分为语文课程教学、课本剧，按能力培养向度分为口语表达、阅读与写作、审美能力与思维发展等。其中主要是将教育戏剧运用于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甘维（2015：19）指出“教育戏剧能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对教学效果的增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最终将新课标改革教学目标落到实处，促进学生生命发展。”由此，在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整合的研究中，充分地体现出应用性和策略性取向。

“新课标”中语文课程“核心素养”“学习任务群”“情境”等关键概念被提出后，也涌现出了将教育戏剧与“新课标”下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相结合的研究，池夏冰、董蓓菲（2017：59-64）将教育戏剧纳入语文课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的研究领域中，探讨了教育戏剧在促进学生语言发展方面的功能及四个实施路径。林存富（2020：18）指出，新课标提出了以学习任务群为单位组织课程内容的理念，教育戏剧的实践性恰好为任务群学习提供了有效载体。许博识（2022：37）指出，教育戏剧的设计要与单元人文主题和任务群教学联系起来，渗透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并以评价量表从多种维度来审视教学效果。研究说明教育戏剧契合“新课标”对发展学生语文课程核心素养的要求，教育戏剧的特性有利于中学语文课程更好地围绕“学习任务群”“情境”等新的课程改革热点组织教学。

在中国大陆外，研究中学中文（非第二语言）教学的成果主要来自于香港地区、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研究者一般采取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案例研究。如 Tam, W. Z.（2013）研究利用戏剧教育提高香港中学生对中国叙事文本的高阶阅读能力，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戏剧在提高学生课文内容与人物的深层理解以外，还推动了教学传统方式及教师角色的转变。Wong, P.（2015）以新加坡两个中学二年级华文班级为对象，研究过程戏剧¹如何促进中学生对中国语文的学习兴趣和动机。结果显示过程戏剧为华文课堂建立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学生能积极参与课堂，将学习情境与生活经验相连接，建构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戏剧还能兼顾学生的水平差异，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钟迪萱也围绕台湾初中语文文本中的《空城计》开展了教育戏剧活动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从具体个案层面论证了教育戏剧对于语文教学的潜力与价值，并为研究教育戏剧运用的模式与框架提供了经验。

（三）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 2022 版课标前，“教育戏剧”还未“登堂入室”，中国国内对其本体、其在中学实施的具体形态，存在一种作为综合性教育方法来使用的泛化倾向，其与语文课程实践结合的研究，偏于主题化、个案化，缺少对教育戏剧与中学语文教学有机结合的整体性思考与建构。“新课标”的颁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理论层面剖析教育戏剧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探索中学语文教育戏剧教学实施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路径等。本文内容主要围绕基于“新课标”的教育戏剧与中学语文教学结合的方法路径展开。

¹ 教育戏剧的一种类型

二、教育戏剧与中学语文教学结合的方法路径

将教育戏剧与中学语文教学相结合，就是要找准新课标引领的中国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主要方向，将教育戏剧的理论、方法和价值通过切实的教学活动设计，融入到中学语文课程教学中。解读语文“新课标”，即《2022 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2020 年修订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新内涵，提炼重点概念的理念、要求与导向，可以为教育戏剧找到与中学语文教学结合的方法路径。

（一）把握语文课程内容组织内涵：教育戏剧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整合性”相结合

语文学习任务群是“新课标”中语文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其不仅是语文课程内容组织形式的重大改革，也是以培养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新理念在语文课程中得以落实和显现的具象化载体，是语文课程改革发展的鲜明体现。

1. 语文学习任务群是对课程内容的整合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首先出现在《2017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普通高中语文课程被分别安排为 7-9 个学习任务群。语文学习任务群将课程内容资源化、素材化，将①课堂学习资源②学习子项目③语言学习素材④课堂资源与社会资源等进行整合。诸定国（2020：17）指出，在语文学习任务群中，有关语文知识、相关文本信息，只是开展学习活动、完成学习任务的载体，是知识支架、信息支架，而非最终学习对象。任务群有意破除传统以语篇类型制造的文本学习壁垒，将教材中所有文本均视为语言学习素材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任务群实现了不同语言学习素材的整合，语文学习任务的目标转到了技能、方法、策略等核心素养层面。另一方面，学习任务群以问题为导向，打破了课堂学习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坚壁，除了关注语言文字运用新现象的“当代文化参与”和“跨媒介运用”，其他任务群也兼容了整合社会资源为语文课堂服务的内涵与诉求，如“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中，就可以引入战役纪念馆等有主题教育意义的研学旅行课型，完成任务群教育目标的实现。

2. 语文素养的综合性决定了学习任务群的整合性

学习任务群的整合性特征，是在培养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导向下对课程内容呈现进行反思与重构的结果。素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综合。中国课程核心素养理论建立在世界教育素养导向的整体大潮中。欧盟对“素养”的定义为：“素养是适用于特定情境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跨学科的意识 and 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成为素养的标志（张华，2016：15-17）。倪文锦等（2006：40-41）认为，语文素养的外显化表现包括五个方面：言语信息、语文智慧技能、语文认知策略、语文的动作技能、语文情感态度。综合性的素养要在整合性的任务群中培养。学习任务群吸收了任务型语言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项目学习的经验，以

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教育思想为学理依据，融会贯通了杜威的“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克伯屈的“任务驱动”（task driven）两种重要学习理论，内容上打破了语文知识点、能力点的线性排列，以任务为导向，让学生有机会在多样的语言运用情境中开展言语实践活动，提高语文能力素养（徐鹏，2018：6）。

学习任务群鲜明的素养导向引发了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与教学实践风潮，陆志平（2018：5）认为任务群打破了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对语文课程的入侵，“语文学习任务群并不是不要语文知识和技能，而是要还一个完整的丰富的语文。”管然荣（2020：9）则指出因为任务群在《课标》中没有清晰的界定，导致一线教师在实践中按照各自理解，出现如“组群简单随意”“教学指向不明或偏离”等误区。22 年新课标后，初中语文教材用语文的“知识、能力、策略、习惯”这些“语文要素”，代替“语文学习任务群”成为组织课程内容的显性线索，可见任务群概念在发展中吸取了教学一线的实践经验“任务群”依然作为隐性形式保证课程内容的实践性、情境性、综合性导向，但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具体实践中，提炼为更为明确的素养概念能更好地指导教学。

3. 教育戏剧的整合功能促进任务群内容的融合

“整合性”是教育戏剧作为教学手段与中学语文教学结合的重要契合点。戏剧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整合，如赫戈斯塔特（2019：9）指出，“过程戏剧经常会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工作过程……把工艺、美术、音乐、文学、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用作戏剧性虚构内容和情景的主要元素。教育戏剧是将语文课程中的各种学习资源有机整合的有效路径。22 版新课标（2022：54）提出要“调动多元主体，丰富课程资源类型”，其中课程资源不仅包括常规概念上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物质、非物质资源，“也包括师生在语文学习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等隐性资源”。这是在课程标准中首次出现将学习兴趣等情感性要素作为课程资源来进行表述，体现了课程标准进一步认识到了学生主体性的重要价值。教育戏剧不仅能将语言学习素材作为戏剧素材进行有机整合，还能在行动中有效整合身体与心灵、情感与语言、行动与理智，通过提供公平、开放、多元的环境，让学生能够在创造性模仿中激发主体能动性，实现学生个体与学习任务群活动的整合。

另一方面，为规避“整合性”带来的教学目标失焦等问题，教育戏剧活动的设计一定要建立在语言实践基础上，与学习任务群的结合也要从精选内容素材，以提升语文素养为目标来进行。如林存富（2019：83）就认为，可以借鉴教育戏剧中“焦点”概念，为任务群的教学提炼主题，并围绕主题进行任务群教学的整体设计。有机使用教育戏剧自带的“整合性”和方法，才能协助将语文任务群所强调的“整合性”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以整体综合的方式促进语文素养的形成。

(二) 依据语文教材开展教学：教育戏剧激活文本情境资源

1. “情境”是语文实践的必要条件

《辞海》将“情境”解释为“一个人在进行某种行动时所处的特殊背景，包括机体本身和外界环境有关因素”（辞海编辑委员会，1989：2277）。“情境”的英文 situation，有位置或场所、工作或职业之意，尤指在某一时间内事情发展的状况、事态或情势（张芳杰，1984：1093）。二者语境中的“情境”都包含了主客体双重因素。在教学情境中，作为客体的外界环境不仅对作为主体的人产生影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构建了情境本身。

“情境”是新课标中的核心词汇，在 2022 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共出现 46 次（2011 版 7 次），在 2017 年高中课程标准中出现 34 次（2003 版 3 次）。从内涵上，2022 年新课标，仅有 5 处（10.9%）与文学作品中的“情境”有关，其他 41 处（89.1%）均将“情境”作为语文教学实施和评价中最核心的条件与手段。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根基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对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与考核，都需要放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进行。情境要培养学生在不同情境中可以自我调节、不断适应的可迁徙的语言能力，因此语文课程中“创设真实而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还要兼顾丰富性、多元性；情境是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的条件，创设时要以学生为主体，具备内在的召唤结构；情境既是基于课文内容生成的典型情境，又要与学生当下的现实生活、社会经验产生联系等等。“新课标”对创设语言的学习情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影响语文情境教学的两大情境理论

从朴素的经验主义出发，情境教学可以追溯到“孟母三迁”、孔子和苏格拉底“问对”的施教方式等。目前对中国情境教学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认知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启发下兴起的情境学习理论（Situated Learning Theory）。该理论关注物理的和社会的场景与个体的交互作用。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与他人、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形成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提高社会化水平的过程。”（姚梅林，2003：60-63）因此学习不仅需要情境，而是只能在情境中发生。情境教学认为脱离个体生活的真实环境来谈论学习或能力毫无意义，特别强调个体与特定的社会团体（community）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学习理论为新课标要求为语言实践创设真实而富有意义的情境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吉林老师开创的情境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情境教学影响深远。1979 年，李吉林将外语情景教学法引入语文教学课堂，结合刘勰《文心雕龙》中“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理论，以通过创造情境，贯通“外物”“情感”“语辞”三要素为依据，开创情境教学法并发展为情境教育理论体系。该理论的“情境”具有中华美学的理论深度和广度，是一种人为优化的、富有教育内涵、美感、充满智慧和儿童情趣的生活空间（李吉林，2011：65）“是指向由客观环境与主观情感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有情之境”（杜鹃，2023：23），她在中国古典“意境说”基础上将情境教育的特质阐述为“真、美、情、思”，将情感作为情境课程的命脉。理论既有突出的实践品质，又有着鲜明

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是在中国中学语文课堂创设情境时的重要资源。

3. 教育戏剧激活语文教材中的文本情境资源

情境是所有学科学习的出发点、生成动力与试炼场，李吉林(1991: 27-28)指出：“情境教学的‘情’并非是凭空产生，它植根于教材及生活之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情境的特殊性在于除了具有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基本教学情境特性外，语文学习的主要载体（文本）本身就是丰富多样情境”（邵克金、徐林祥，2021: 14）。语文课程作为语言教学的特殊性，就在于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内容中包蕴着可以不断生成情境的丰富资源，而这类情境又是由母语编制与建构的，学生不仅在丰富的、典范的体验性情境中学习，也学习如何用母语鉴赏与创造情境。

语文教材生成情境的丰富性、典范性是由其选文决定的。王荣生（2002: 48）认为语文教材要以“定篇”为中心，定篇是“世界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文学作品，是文化传承对象，是语文课程的目的之一”。新版《语文》中学教材的选文“注重经典性、多样化，文质兼美，尤其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教材研究开发中心，2016: 2）。经典性，意味着选文经受住了较长时间的检验，创造了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范的叙事、影响深远的艺术风格，其文学、艺术、思想价值在普遍意义上得到公认，是值得传承的文化宝藏，人类文明共享的宝贵经验。多样化，意味着注重选文体裁、内容、风格、作者观念的多元，能让学生以小见大，开阔视野，举一反三。文质兼美，强调了选文是学生可以接受的，适合学生认知与心理发展梯度的，有助于提升学生语言能力、审美鉴赏、思维品格。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则强化了母语教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内涵。语文教材中的选文及相应课程资源是生成母语“情境”的宝藏。

在语文课程将“情境”作为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之前，“情境”早已是戏剧中的重要概念，情境是剧作家创造出来让戏剧人物得以展示性格与行动的情节与场面。谭霈生（2009: 281）认为“当我们把情境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规定形式和实现形式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所谓‘戏剧的本体’，就是情境中的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马丁·艾思林指出：“剧院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的实验室，大多数戏剧作品的前提是：‘如果……，事情会怎么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1998: 438）。“情境”对于戏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既规定人物的行为，也会推动人物的行动，让人物在特定情境中进行选择，能让其内在丰富而真实的人格得以呈现。

教育戏剧正是通过不断激活语文教材中丰富的情境资源，给学生创造多样化的语言实践条件。戏剧活动将想象性的文本情境，转化成能推动学生行动的现实空间情境、心理情境。学生通过书面阅读感知文本情境时，体验的更多是宽泛模糊的情感与抽象的概念认知，但当被置于一个具体的教育戏剧情境中（不仅包含具体的时空环境、事件与人物关系，还包含着在戏剧结构中充满张力的“问题”），学生就必须充分调动身体的五感、思维和语言，去适应情境赋予的“剧中人”这一新角色，从而在课堂上生成一种全新的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正因如此，教育戏剧有机会为语文课堂传统被动的学习模式带来变革，同时借助戏剧的手段，利用好语文教材中的情境资源，创设新课标所需要的那种能真正激发学生进行鲜活地语言实践的“富有意义”的情境。

与此同时，教育戏剧通过开发“情境”的教育价值，并使之与学生的个人体验、日常生活与社会认识建立关联，也能更充分地实现语文课程的“情境”生成性价值。

（三）凸显语文课程实践性本质：教育戏剧丰富语文课程实践的内涵

1. 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创设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是为了让学生获得语言活动的实践机会，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从未改变，体现在新课标的表述上，“实践”一词在 2017 版课标正文中出现 55 次（2003 版 17 次），2022 版正文中出现 40 次（2011 版 18 次）。“实践”、尤其是“语文实践”的概念被重点强化²。语文课程的根本特性与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此凸显。

“实践”的英文为 practice，本义为通过有规律的练习以提高技能。作为一种与想法相对的人类活动时，义为“行动”。从哲学意义上，实践包含着通过现实行动检验理论，追求真知的内涵。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习语文最基本的目标是能通过语言文字进行交际活动。按照情境学习理论，个体参与实践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是学习得以发生的根本机制，语文课程“实践性”更进一步决定了语文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学习。新课标中的语文实践活动，从学习与掌握语文基本技能的角度划分，包括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四个方面。实践活动的范围，除了语文课堂，也包括校园与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资源与实践机会”。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将学生内在的语文知识、技能、策略与态度在语言运用中得以显化，也让学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使语文素养得以不断生成与建构。

2. 教育戏剧实践以具身行动为活动特征

“实践”同样是教育戏剧的本质属性，无论从“戏剧过程”还是“行动”的层面，教育戏剧的实践品质与语文课程相得益彰。教育戏剧对于语文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丰富实践的内涵：为语言实践活动创造身体在场的学习过程、创造有戏剧结构的学习过程。

现代学校教育的课堂是学生身体物理在场的课堂，但身体也可能是“伪在场”或者“不完整地在场”，表现为“身体欲望被压抑，身体表达被漠视、身体活动被禁止”的现象（周俊良，2022：1）。溯及传统东西方文明，都有将身心分离、二元对立、贬抑身体的传统。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代表。承载着欲望、病痛、不可预测的骚动性的“沉重的肉身”成为人类高级精神活动即理性发展的搅扰或阻碍。笛卡尔认为心与身或心与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身体或物质则是物质实体，占据空间但不具备思维能力。第一代认知心理学即继承了这种二元论观点。建立在上述社会文化传统、教育理论基础上的现代学校，如在评价体系和选拔制度以单一

² 17 版课标 55 次提及“实践”，其中 13 次（23.6%）为宽泛的“实践”，如“实践性”、“社会实践”，42 次（76.4%）为语文实践；22 版课标 40 次提及“实践”，其中 9 次（22.5%）为泛指，31 次（77.5%）指语文实践。

的知识获得为导向，将事实性知识的传输默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就会衍生出一系列压制“身体”的制度与校园环境空间。随着现代人文科学对身体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建构³、认知科学从离身认知向具身认知的革命，基础教育中对“身体”的认识超越了学科内容的分割（如由体育课主要关注身体发展），新课标中对“情境”与“实践”的强调也体现出了对身体参与、身体投入教学过程的重视。但实践仍然需要找到新的模式，让身体不再“被压制与遗忘”，而是成为真正的“在场”。

在戏剧中，演员以自己的形体、语言、情感作为工具，因而戏剧是依赖身体及身体动作得以实现的艺术。法国戏剧家勒考克（2018：31）指出：“动作法则主导了所有的戏剧情境。戏剧创作代表的是一种运动中的结构。戏剧主题可以被改变，它属于创意的范畴，但是表演结构却紧紧联系于动作与其永恒不变的发展”。他指出观察动作是“我们观看一个生命构造时最基本最直接”的观察，因为所有的生命构造都起源于运动”。

戏剧通过人的身体动作得以实现，具身性也是教育戏剧行动（Act）的内涵。弗洛伊德指出了人类心理中“非理性”成分的存在及对人格形成、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处于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正是埃里克森所说的形成“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的重要时期，他们需要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探索。这种自我认识，不仅包含对传统文化和校园制度规训、压抑下的个人内在非理性成分的体验，还包括对传统观念中与理性相对立的“身体”的体验。

教育戏剧认识到，身体是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其活力体现了生命的活力，因此从多个方面重视身体体验。教育戏剧家们一般建议在非教室环境中开展活动，如没有课桌、讲台等障碍物划分区域的室内活动空间，这不仅便于开展依赖身体动作的戏剧活动，也有助于解除原有课堂空间对学生自身角色的暗示与束缚。学生在教育戏剧活动中被鼓励放松身心、自由活动，类似于专业的演员初始训练阶段，会有“解放天性”的练习，以中国中央戏剧学院周采芹为代表，其核心是“有意让学生在表演练习前避开对规定情境和舞台行动的理性思考，诱导其进入一种人类儿童时代做游戏时的忘我状态，在游戏化的情境中”进行本能性反应，注重并肯定学生个体的内在体验（韩涛，2022：175）。教育戏剧重视身体与非理性，即表现为重视内心直觉与身体动作本能反应的关系。教育戏剧中的动作不以模仿逼真或者艺术创作的专业性为衡量标准，鼓励学生直观内心体验，并借助一系列“脚手架”程式，协助学生完成身心合一的情绪表达。如张晓华研制的教育戏剧初阶程序，包括“专注”“肢体动作”“身心放松”“游戏”“想象”等。引导学生激活五感与身体、联通想象与动作。在情绪的流动中，学生通过身体动作探查情绪的起伏、强弱和走势，实现身体与内心的呼应。在集体学习中，学生的身体动作会因具体情境和个性差异而呈现出夸大、收缩、消极或隐藏等不同形式，但其意义就在于将那些被传统理性和制度束缚的非理性体验通过身体有力地宣泄出来。此外，教育戏剧通过角色扮演等过程设置，让学生能够在虚拟角色的掩护下安全地表达自己。这样，教育戏剧为“身体”的真实在场和表达提供了多样的空间。

³ 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Richard Shusterman 提出的身体美学理论（Somaesthetics: A Disciplinary Proposal），英国社会学家 Chris Shilling 的身体社会学研究（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等。

3. 教育戏剧实践以戏剧结构为活动形式

教育戏剧还为丰富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提供了以“戏剧过程”为框架来构建教学活动的理念和方法。任何教学活动都是基于一定教学目标和理念的结构化设计，而教育戏剧的活动特色源自其母体学科——戏剧学的深厚底蕴。戏剧是人类经验借由戏剧艺术形式的一种虚拟转化，在创设的虚拟情境、角色、情节基础上呈现凝练而典型的人类境遇。教育戏剧需要借助习式或其他方法，在活动中创设情境，实现同类的虚拟性转化。戏剧中存在观演行为，以角色扮演为特征，在中学语文的教育戏剧活动中，也同样体现出创意性模仿的戏剧特征和角色转换的行动。传统戏剧追求戏剧剧情的节奏感，重视故事进展的循序渐进、戏剧的张力、高潮给观众的审美体验，教育戏剧同样重视戏剧过程的节奏美感，如刘艳卉（2011：78）所说：教育戏剧的课堂教学，就是“从戏剧的角度审视整个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将整个教学课程纳入到戏剧的结构中来，运用戏剧的冲突和张力来激起并保持学生兴趣。”

张晓华（2017：6-13）同样建议用戏剧结构来改造原有的课堂结构，依照戏剧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局等不断上升的态势来架构教育戏剧，还在教学过程中开发出如“以戏剧理解”“角色戏剧”“程序戏剧”“百宝箱”“专家外衣”“故事戏剧”等不同模式，建立教育戏剧实践的框架。教育戏剧将戏剧作为教学手段，则戏剧的每个结构都对应教学内容，如课程的开端是戏剧的“序幕”，戏剧中的“幕”“场”是教学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在活动过程中，除了“入戏”“戏剧过程”外，还包含着“出戏”的环节，这个重要环节协助学生从虚拟角色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帮助学生聚焦到活动的教育目标上，“出戏”及之后对“戏剧过程”的回顾、分析、总结与评价，也是教育戏剧教学活动结构的重要部分。

戏剧结构的存在让学生始终处于剧情的影响下，而戏剧所展现的张力，不仅有助于参与者更深入地洞察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领悟作品所蕴含的深刻主题。此外，这种戏剧体验还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促使他们主动思考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实现个人成长与提升。这一戏剧结构的学习过程也丰富了语文实践的涵义。

结论

教育戏剧作为育人方法的独特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已得到新课标确认，基于新课标中语文课程“跨学科”、重实践、强调情境的导向，以及教育戏剧在语言教育方面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中学语文教学应当与教育戏剧进行跨学科地融合，中学语文教育戏剧教学应该作为新课标指导下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辨析“教育戏剧”概念时，我们需要澄清在什么内涵和外延下使用这一概念。教育戏剧是将戏剧作为手段的教学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戏剧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语文实践能力，促进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在教育戏剧与中学语文教学结合的方法路径中，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议：

1. 教师可以通过把握新课标指导下语文课程内容组织的内涵，将教育戏剧与语文学习任务群整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任务内容整合性目标。

2.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与其他课程资源蕴含了丰富的、可持续生成的情境资源，教育戏剧利用文本本身的丰富性与形象化，构建出一系列富于艺术真实的学习情境，彰显了语文课程的独特性质。

3. 教育戏剧的实践以具身性的行动与戏剧结构的的活动形式为特征，教育戏剧为“身体”的真实在场提供了多种实现空间，挑战了传统教育环境中的身心二元论，有利于中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戏剧结构则强调运用戏剧的冲突和张力来激起并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二者共同丰富了语文教学实践的内涵。

中学语文教学与教育戏剧跨学科融合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借由对中学语文教育戏剧教学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结合“新课标”开展语文教学改革，提升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促进学生个性化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 陈亦桥. 我国百余年语文课程标准价值取向研究.[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8)：63-70.
- 池夏冰.语文学科教育戏剧的文化体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0.
- 池夏冰、董蓓菲.教育戏剧在语文课程中的功能与路径.[J].基础教育.2017，(12)：58-66.
- 杜娟. 李吉林情境教育实践的美育肌理与效能探析. [J].江苏教育研究，2023，(11)：22-27.
- 付钰. 中小学教师教育戏剧运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8.
- 甘维. “教育戏剧”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J].文教资料，2015，(30)：18-19.
- 管然荣.语文课程内容的“群”与“己”——也谈“任务群”教学实施的问题与对策.[J].中学语文教学，2020，(1)：8-11.
- 韩涛.“解放天性”论——对一种外来的演员训练方法的辨析.[J].戏剧艺术，2022，(12)：168-180.
- 黄爱华，徐大军，陈漪.中小学戏剧教育的三种实践模式.[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06-110.
- 教育部.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就《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答记者问.[Online].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382/djzw/202204/t20220421_620066.html
- [挪威]卡丽·米娅兰德·赫戈斯塔特著.王玛雅等译.通往教育戏剧的七条路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李吉林.情感：情景教育理论构建的命脉.[J].教育研究，2011，(7)：65-71.
- 李吉林.情境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J].人民教育，1991，(5)：27-31.



- 林存富.核心素养背景下教育戏剧在语文教学中的策略探究.[J].新课程评论, 2020, (11): 16-23.
- 林存富.教育戏剧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J].上海教育科研, 2019, (5): 81-84.
- 刘艳卉编著.应用戏剧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 陆志平.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特点.[J].语文学习, 2018, (3): 4-9.
- 倪文锦、谢锡金主编.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荣维东、唐玖江.《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主要变化、学理依据与实施策略.[J].课程教材.教法, 2022, (9): 11-19.
-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七年级上册.[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 邵克金、徐林祥.“语境”和“情境”——兼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的情境化教学思想.[J].中学语文教学, 2021, (2): 12-16.
- 谭霈生.戏剧本体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王荣生、倪文锦.论语文教材中的“定篇”类型选文.[J].全球教育展望, 2002, (1): 46-51.
- 王毅.学校教育戏剧研究——从“英美经验”到“中国实践”[博士学位论文].[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徐俊.关于教育戏剧的语词、定义与划分的再思考.[J].基础教育, 2017, (12): 53-57.
- 徐俊.教育戏剧是戏剧吗?——兼论教育戏剧的非表演性成分.[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20, (9): 86-95.
- 徐俊.教育戏剧的定义: “教育戏剧学”的概念基石.[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4, (10): 31-37.
- 徐鹏.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学理探寻.[J].中学语文教学, 2018, (6): 4-7.
- 许博识.高中语文课堂教育戏剧的实施策略与建议——以《荷花淀》为例.[J].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考), 2022, (11): 37-41.
- [法]雅克-勒考克著, 马照琪译.诗意的身体: 雅克-勒考克的创造性剧场教学.[M].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 姚梅林.从认知到情境: 学习范式的变革.[J].教育研究, 2003, (2): 60-64.
- 于婧.戏剧教学法的本土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4.
- 于泽元、马祝敏.义务教育新课标的精神内核与实践逻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解读.[J].教师教育学报, 2022, (9): 84-91.
- 张芳杰主编.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下册).[Z].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4.
- 张华.论核心素养的内涵.[J].福建教育, 2016, (23): 10-24.
- 张明月.论教育戏剧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硕士学位论文].[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 张晓华主编.教育戏剧跨学科教学课程设计与实践.[M].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7.
- 钟迪萱.教育戏剧之故事戏剧教学模组跨国语文课程教学之个案研究——以国中国语文课程《空城计》为例.[硕士学位论文].[D].台湾新北市: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202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S].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
- 周俊良.在行动中构建知识——身体关怀取向的课堂教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2.
- 诸定国.指向“单元学习任务”的教学设计转型.[J].江苏教育，2022，(8)：16-18.
- Tam, W. Z. [譚詠兒]. Using drama-in-education to enhanc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igher-order reading ability of Chinese narrative texts.[博士学位论文].[D].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3.
- Wong, P. [黃佩敏]. Process drama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 secondary school in Singapore (a case study). [博士学位论文].[D].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WEI MEIZHU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88 Tripetch Road ,Wang Burapapirom,Pranakorn, Bangkok,Thailand 1020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HUANG BI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P. 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ddress (地址)： NO.175 Mingxiu East Road, Nanning City, Nanning, Guangxi, P. R. China. 530001

